

战国纵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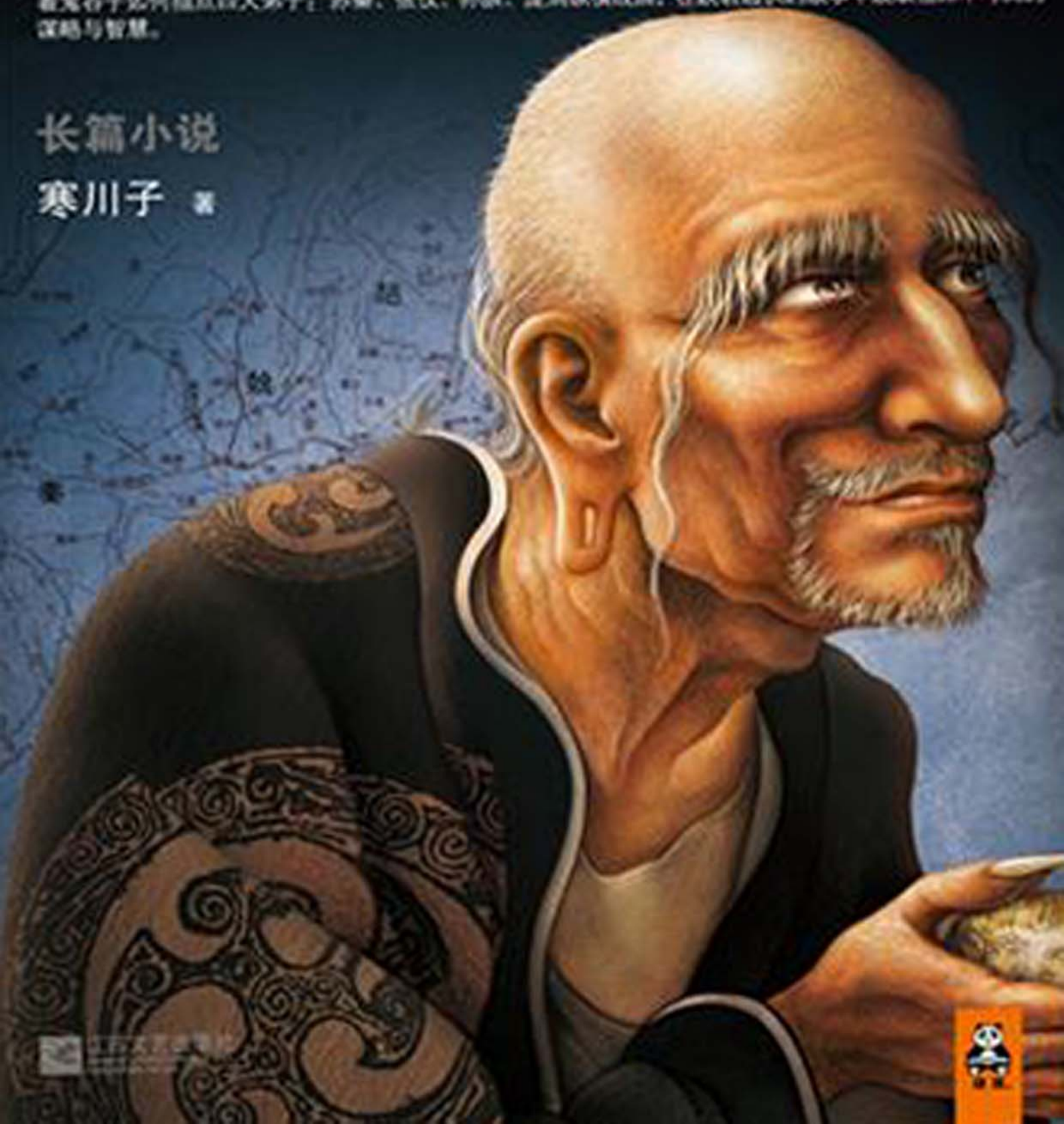
鬼谷子的局

讲述谋略家、兵法家、纵横家、阴阳家、道家共四内推辞——鬼谷子布局天下的辉煌传奇。

看鬼谷子如何指点四大弟子：苏秦、张仪、孙臆、庞涓纵横战国，在跌宕起伏的故事中汲取他深不可测的谋略与智慧。

长篇小说

寒川子 著



目 录

第一章 居心叵测的诸侯会盟	1
第二章 公孙鞅孤身入虎穴，秦国示弱与魏结盟	40
第三章 庞涓家破人亡，被逼远走他乡	78
第四章 魏侯称王进攻卫国，孙宾初出茅庐	114
第五章 张仪避祸入洛阳	151
第六章 墨家巨子入鬼谷，寻救世良方	190
第七章 魏秦逼亲王室，鬼谷子出山遇苏秦	231
第八章 张仪戏苏秦，魏国兵败河西	271

第一章 居心叵测的诸侯会盟

公元前 344 年，时交三月，秦宫后花园春意盛浓，百花斗艳，百鸟鸣啭。芳草坪上，蜀国国君去年进贡的几只孔雀正在嬉戏。两只发情的雄孔雀为赢取不远处的雌孔雀芳心，在草坪上肆意奔跑、鸣叫、开屏，竭其所能地展示雄性魅力。

百步开外的赏春亭上，秦孝公和大良造公孙鞅（即商鞅）相对而坐，似乎对这些春景春情视而不见。秦孝公阴沉着脸，目光落在几案上的那只檀木传檄上。传檄是魏惠侯半个月前发来的，檄文要他于丁未日申时之前赶赴孟津（今河南洛阳孟津县东北），朝见周天子。

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，公孙鞅抬起头来，语气不无恳求：“君上，该备的微臣全都备下了，五千将士整装待发。眼下尚有三日，若是马上动身，路上赶急一点，也还来得及！”

秦孝公的两眼仍旧牢牢地盯在传檄上，似乎要将这几片写着黑字、被金丝串起来的木牍看穿。

公孙鞅再度恳求：“君上，要不，微臣陪护殿下走一趟？”

秦孝公依旧没有说话，眼睛也未从传檄上移开。

公孙鞅长叹一声，复又垂下头去。

秦孝公终于抬起头，眼睛盯向公孙鞅：“哼，什么孟津朝王？他魏罃（yīng）眼中何时有过周王？他这是居心叵测，是借机号令天下！”

公孙鞅应声接道：“号令天下倒在其次，寻衅伐我才是其心！君上，这些年来，我变法图强，国势日大，魏侯坐卧不安，早就寻思谋我了。眼下他是万事俱备，只差借口。此番会盟，君上不可不去啊！”

秦孝公略显吃惊：“哦，爱卿是说，魏罃（即魏惠侯）会盟，意在伐我？”

“微臣探知，几个月来，魏侯以护驾为名，频频调动兵马，将驻守大梁的四万武卒移防崤山、函谷一带，河西少梁、临晋关、阴晋等地亦大幅增兵，关防盘查甚严。这且不说，少梁、安邑等处征召许多工匠，日夜赶制攻城器械！”

秦孝公冷笑一声：“他要敢来，让他来好了！”

公孙鞅急道：“君上——”

一阵更长、更难熬的沉默之后，秦孝公抬头望向公孙鞅，轻叹一声：“唉，纵使寡人赴会，魏罃真要寻刺儿，还能寻不出来？”

“君上若是不去，这刺儿就不用寻了！”

“若是列国公侯不去，唯独寡人去了，岂不成为天下笑柄？”

“君上，如果不出微臣所料，列国公侯说不准早就到了！”

“爱卿为何这般肯定？”

“因为魏侯寻的借口，实在太好。庆贺武王誓师伐纣七百年暨朝见周王，听起来冠冕堂皇，列国公侯没有理由不去！”

“哦？”秦孝公似乎不太相信，“你且说说，哪些公侯会去？”

“中山及泗上小国自不必说，单说几个大国，燕国最弱，燕公不敢不去。赵、韩与魏同属三晋，且又与魏比邻而居，赵侯、韩侯不会不去。魏、齐近年并无交恶，齐公犯不上在此事上与魏罃翻脸。至于楚王给不给他面子，微臣倒是不敢断定！”

秦孝公沉思有顷，眉头紧皱：“爱卿是说，连齐公也可能去？”

“嗯。”

秦孝公再入沉思。公孙鞅的目光一丝儿也没离开孝公，等待他的最后决定。

秦孝公缓缓抬头，表情刚毅，几乎是一字一顿：“公孙爱卿，十八年前，先君为光复河西，与魏罃大战三月，中箭晏驾（死亡）。寡人曾在先君灵前起过重誓，不报先君之仇、不雪河西之辱，寡人誓不踏入魏境半步！十八年来，寡人这么做了。这一次，寡人也不想破例！列国公侯若去朝王，就让他们去朝吧。”

秦孝公缓缓起身，未与公孙鞅作别，沿走廊扬长而去。望着他渐去渐远的背影，公孙鞅目光错愕。

在洛阳东北一百来里处，地势陡然平坦。自临晋关咆哮而下的河水流至此地，十分力道也自软去八分。河岸也变宽两倍，远远望去，就如一串带状湖泊。在这条带状湖泊里，奔腾的河水总算宁静下来，形成一个天然渡口，人们称它孟津。

据周史记载，公元前 1044 年暮春，武王姬发率众东出函谷，在距孟津不远的一处高坡上设坛祭天，大会八百诸侯，誓师伐纣。誓师过后，周人就从此处渡过河水，两年后在牧野大败纣王，兵临朝歌，坐享大周天下。

整整七百年后，也就是公元前 344 年，同样在这暮春时节，一向沉寂的孟津旷野再次喧嚣。一队接一队的车马纷至沓来，在离渡口二里处的那个极其著名的黄土坡前停下，绕高坡扎起营帐，形成一道道辕门。

辕门一共十四道，大小不等，排列错落有致。每个辕门上各竖长杆，上面飘着各家旗帜，赤橙黄绿黑白蓝，众色纷呈。

丁未日后晌，申时将至，春风习习吹来，不同颜色的旗帜左右摆动，使人眼花缭乱，难以辨清旗上的字号。

“楚”字旗号的辕门前面是块天然草坪。草坪上，服饰华贵、姿态英武的齐国太子田辟疆和楚国太子熊槐各自张弓引矢，朝箭靶略瞄一瞄，嗖嗖嗖连射三箭。报靶兵士各拿箭靶急跑过来。

两只箭靶的靶心上各插三支利矢。田辟疆、熊槐互望对方靶子，相视一笑。

身后传来不紧不慢的击掌声。

两人皆是一震，回身望去，十步开外处站着年近五旬的韩昭侯。韩昭侯身材矮壮，身着皮制弁服，腰挂佩剑，脸上挂着诡秘的笑，不紧不慢地又拍三次巴掌。

田辟疆、熊槐互望一眼，跨前一步，揖道：“晚辈见过韩侯！”

韩昭侯回过礼，走过来，从兵士手里要起箭靶，边审视边赞：“好箭法啊！自古英雄出少年，今见两位殿下，方知此言不虚！”

韩国与魏、赵同属晋国，史称三晋。几十年来，魏国强势不减，韩、赵皆成魏国附属，唯魏侯马首是瞻。韩昭侯继位后，开始图谋变革。在公孙鞅赴秦后不久，韩昭侯起用郑人申不害变法，韩国日渐强盛。五年前，韩、楚发生边界冲突，韩相申不害率军四万与楚对垒六个月，楚袭占韩地宜阳，申不害率军绕过方城，远袭楚地宛城，双方

各取对方冶铁重地，战成平手。数月后，在魏惠侯调停下，魏、楚、韩三国在上蔡峰会，楚国归还韩地宜阳，韩国归还楚地宛城，两国握手言和。

此番魏惠侯召集孟津之会，楚与周并列为王，完全可以不来，但楚威王一想窥探中原动向，二想历练太子，顺便给魏一个面子，也就应了魏侯之邀，使太子槐前来支应。

因有前面的过节，也因为韩、魏之间的关系，此时此刻，韩昭侯的露面就有某种特殊的韵味。楚国太子熊槐望田辟疆一眼，不冷不热道：“谢韩侯褒奖！”

果然，韩昭侯将箭靶放到地上，语气甚缓，话里有话：“听说秦国殿下嬴驷可引五石之弓，百步穿杨。要是今日也在此地，三位就有一比了！”

田辟疆年轻气盛，长笑道：“韩侯说的可是秦公的那个浪荡哥儿？辟疆倒是听说，公孙鞅初行变法之时，是那哥儿带头抗法，自己惨遭割发之辱不说，连其老师公孙贾、太傅嬴虔也受牵连，代他黥面刑鼻，成为列国笑谈！”

熊槐轻蔑地接道：“那浪荡哥儿不是不来，只怕是不敢来吧！”

韩昭侯见他语气狂妄，心头不快，干着笑脸回敬：“嗯，殿下不仅敢来，而且未曾误下魏侯所限的一丝时辰，寡人当真佩服！顺便问一句，郢都（楚国郡城，今湖北荆州北面）离此三千多里，殿下这一路必是风餐露宿，辛苦得紧哩！”

熊槐冷笑一声：“回韩侯的话，熊槐一路上游山玩水，倒也轻松快活！要说辛苦，熊槐哪能赶上韩侯您？听说韩侯接到魏侯传檄即星夜出发，千里之途不及三日就赶到了！”

韩昭侯大笑数声：“哈哈，好口才啊！楚王有殿下，当真是后继有人！不瞒殿下，寡人与楚王也算是知交多年。当年上蔡之会，席间寡人与楚王赌酒，楚王一时不慎，输给寡人一坛老酒，说是下次碰面即当奉送。此番孟津之会，寡人本欲不来，可一想到楚王也许会来偿还欠下的那坛老酒，两条老腿就不听使唤喽。”

熊槐亦发出几声大笑，针锋相对：“韩侯所言甚是。晚辈临行时，父王的确拿出一坛老酒，携晚辈之手嘱托说，魏侯召集孟津之会，其他公侯去与不去很是难说，韩侯是一定要去的。此番你去孟津并无他事，只需将这坛老酒转交予他。也请转告韩侯，就说此酒是寡人亲手所酿，他若知晓其中真味，须当细细品尝才是！”

韩昭侯略略一怔，看一眼田辟疆，又看一眼远近排列的十几座行辕，自我解嘲：“呵呵呵，今日看来，魏罃这面子实在太大了，大小列国，哪一家也是抹不开呀！无论如何，此番能喝楚王的亲酿，寡人也算是不虚此行了！”

熊槐看看正在西下的日头，哂笑道：“韩侯只怕言之过早了。按魏侯传檄，诸侯必须于今日申时前抵达。看日头这样子，申时也该到了。熊槐眼神不济，怎么就没有看到秦人的行辕呢？”

田辟疆不失时机地接上：“是啊是啊，辟疆也想请教韩侯，魏侯既有如此面子，秦公怎么就敢不来呢？”

韩昭侯的目光扫过辟疆，落在熊槐身上：“年轻人，秦公不来，也许是看不上你家的老酒吧！”

熊槐回敬：“韩侯所言甚是。听说秦公不胜酒力，不似韩侯您海量，只要有人给酒喝，等不到天亮就急着动身呢！”

田辟疆大笑一声，附和道：“是啊是啊，韩侯既然有此海量，今晚有人赐酒，韩侯正可一显身手呢！”

韩昭侯长叹一声：“唉，两位殿下，寡人——这么说吧，年轻气盛是没有用的，今晚这席酒，胜酒力也好，不胜酒力也好，都是必须喝的。两位看好，若是不出寡人所料，不胜酒力的秦公只怕要吃罚酒了！”

二位太子一愣：“罚酒？”

韩昭侯转过头去，目光缓缓落在魏国行辕上，肯定地点了点头。

在一排十四个行辕中，居中的共有两个，一是天子行辕，坐北朝南，前面飘一赤旗，上面用青线绣着一个大大的“周”字。在它的右侧是魏国行辕，与天子行辕并列，一样大小，一样规格，青色旗帜上用

红线绣着一个大大的“魏”字。远远望去，两面旗子并排飘着，一个红底青字，一个青底红字，相映成趣，别有一番象征意味。

魏国行辕里静得出奇，连空气也似乎凝固了。

相国白圭、上大夫陈轸、上将军公子卬（áng）三人席坐几前，纹丝不动，似乎是三尊泥塑。

端坐于主位的魏惠侯双目微闭，表情释然，右手微微握成拳状，中指骨节有节奏地触及几面，似敲，却又没有响动。

敲过几下，惠侯猛然睁开眼睛，缓缓抬头，目光如炬地射向摆放在左侧的一只装饰精美的水漏。水漏边伺候着司漏吏，两眼一眨不眨地盯在水漏的刻度上。

众人的目光也都不约而同地齐射过去。

在这死寂般的宁静里，水漏发出的“嗒嗒”声格外刺耳。

滴漏下面的水线终于升到一个刻度。又一声滴答过后，司漏吏朗声高唱：“丁未日申时到——”

魏惠侯微微抬头，略显肥胖的面孔似笑非笑，犀利的目光从几面上移起，依次扫向白圭、公子卬，落在陈轸身上。

陈轸瞥见，适时奏道：“申时到了，果如君上所料，秦公抗命！”

魏惠侯两腮微动，稍稍点头：“诸位爱卿，这都看到了吧。不是寡人非要与这只黑雕作对，而是它长硬翅膀，想飞了！”

公子卬忽身站起，跨前一步：“启奏君父，儿臣请缨西征，誓将它的翅膀扭下来，为君父下酒！”

魏惠侯把目光缓缓移向白圭：“老爱卿，你说呢？”

老相白圭斜睨公子卬一眼，眉头微皱：“君上，秦国变法十年，国力陡长，显然已成囊脓，早晚要挤！然而，工有次第，事有缓急，微臣以为，当下急务不是征伐，而是朝见天子。此为百年盛会，天下诸侯云集，稍有闪失，就有可能埋下祸根，不堪收拾！”

魏惠侯连连点头：“嗯，老爱卿所言极是！”转向公子卬，“卬儿，听见了吧，凡事不仅要考虑全局，而且要考虑长远，不要动不动就征呀伐的！”

公子卬朝白圭翻个白眼，低声应道：“君父教训的是！”

魏惠侯将目光转向陈轸：“陈爱卿，朝会诸事，齐备否？”

陈轸朗声奏道：“禀报君上，万事俱备！依朝会安排，再过一个时辰，也即黄昏，当是天子赐宴，君上也该准备一下！”

魏惠侯点头：“嗯，这是一件大事，出不得差池！”思虑有顷，“陈爱卿，既然你是司仪，寡人与周天子，嗯，还有天下公侯，就得服从你的安排。小心伺候去吧！”

听到君上故意将“寡人”排在“周天子”之前，白圭心头一紧，抱拳奏道：“君上——”

魏惠侯似是猜出他想说什么，摆摆手：“老爱卿，明日即行大典，你再巡看一遍，莫要出现纰漏！”

见话头已经被堵死，白圭只得咽下已到喉头的劝谏，哑声应道：“微臣遵旨！”

白圭告退，布满皱纹的老脸越发阴郁，沿小路快步走向自己营帐，门人公孙衍迎上。白圭耳语一阵，公孙衍快步走出营帐。

为了防备魏人，秦孝公早在变法改制的初年，就已听从公孙鞅之计，将都城由栎阳西迁咸阳，高城重垒，城外连郭，更在城墙外面挖掘一条宽约五丈、深约丈许的护城河，引来渭河之水环卫，将宫城守护得固若金汤。

向晚时分，怡情殿里气氛凝滞。秦孝公端坐于主位龙椅，太子嬴驷、太傅嬴虔、上大夫景监、国尉车英分坐于两侧。众人脸色凝重，目光齐射在上大夫景监身上。

景监声音低沉：“君上，微臣探知，中原十二诸侯响应魏侯，前往孟津朝王！山东大小列国，除齐、楚是太子之外，均为国君亲往！”

显然，孟津那边，除去齐、楚两国多少有些出入，其他情势真还印证了公孙鞅的判断。秦孝公仿佛是突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，眉头紧皱，缓缓闭上眼睛。

曾被大良造公孙鞅刑过鼻子的嬴虔微微抬头，眼角斜向嬴驷，嗡嗡说道：“驷儿，公叔弄不明白，孟津之会我们为何不去？”

同样对公孙鞅怀有旧怨的嬴驷心领神会，即刻答道：“回公叔的话，此事驷儿不知。许是大良造另有想法吧。”

嬴虔从鼻孔里哼出一声，望向孝公：“不是臣弟抱怨，君兄不该事事都听公孙鞅的！孟津之会，列国名义上是朝周天子，其实朝的是魏侯。魏侯是什么人，连齐、楚这样的大国都不敢轻易得罪，他公孙鞅懂个什么，说不去就敢不去！现在倒好，魏罃本就看我秦人不顺，此番又得口实，还不趁机把我们一口吞掉？”

景监看一眼车英，似要说句什么，又打住了。

秦孝公缓缓睁开眼睛，扫一眼嬴虔和嬴驷，似是自责，又似是回答嬴虔：“此事不怪大良造！是寡人心念河西之仇，一时赌气不去，不想果然惹出麻烦来！”

经孝公这么解释，嬴虔自知失言，勾头不语。众皆缄默。

秦孝公抬起头来：“大良造他——人呢？”

景监拱手应道：“回禀君上，大良造于两日前前往终南山视察军营去了！”

秦孝公略显诧异：“终南山视察军营？”沉思有顷，吁出一口长气，“请他速回！”

“微臣遵命！”

天刚迎黑，天子行辕外面火烛齐明，雅乐奏起，一片祥和。就在此时，公子卬率领一千武卒跑步过来，沿行辕外面散布开去，只在辕门处空出一条布满枪戟的通道。

这一突然举动使原本喜气洋洋的天子宴请一下子森然可怖起来。候在天子行辕门外约一箭之地等候觐见的十二诸侯无不面面相觑，各呈怒容。熊槐、田辟疆互望一眼，正欲拂袖而去，陈轸朝乐队摆了摆手，亮开大嗓门唱道：“天子赐宴，楚殿下、齐殿下驾到！”

众乐手随声奏起天子迎宾乐。熊槐、田辟疆听到点的是他们的名字，略略一怔，只好硬着头皮走向天子辕门。

接着，陈轸依次叫道：“赵侯驾到！韩侯驾到！燕公驾到……卫公驾到！”

被陈轸点到名字的诸侯皆是阴沉着脸，依照所叫次序走进戟门。

身着龙袍、身材清瘦、面色略显苍白的周显王端坐于主位，脸上挂着一层微笑，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他的笑容是挤出来的。

按照陈轸所叫顺序，列位公侯依次向周天子三叩九拜，行觐见大礼，周天子也一一赐座。最后觐见的是黑须飘飘的卫成公。

卫成公趋前几步，三叩九拜之后，朗声说道：“大周臣子卫室二十三世孙姬速叩见天子陛下！”

周显王以同样勉强的笑容、同样勉强的手势道：“爱卿请起！”

卫成公谢过恩，起身走至最末一个位置。按史书所载，列国在朝见天子时，应该严格按照与周室的血缘关系远近、爵位次第排序，丝毫颠倒不得。卫国是周武王的同母弟弟康叔的封地，与周室血亲甚近，照理应该排在最前面，或至少应与鲁公、燕公并列。然而，此番陈轸所列席次却完全是以国家强弱、实力大小论定的，根本无视周室规矩。与周室血缘关系较近的卫成公由于国力最弱，反被排在最后。这也算是战国特色，大国均无异议，卫成公自然是大气也不敢出。

整个宴席只有一个空位，就是周天子身边的陪位。在场公侯知道，这是特意留给魏侯的。作为东道主，本应第一个到场的魏侯却迟迟不到，用意也不言而喻。

再外约十几步远，在原本席坐天子乐手的地方，昂然挺立着两排武卒，满身铠甲透出的森然杀气使人不寒而栗。在两排武卒的最前面，威风凛凛地站着魏国的上将军公子卬。这股肃杀之气与辕门之外天子乐队仍在奏出的迎宾雅乐恰成反照。

看到众人均已落座，陈轸摆了摆手，迎宾乐再次响起。陈轸不失时机地高声唱道：“魏侯驾到——”

众武卒刷的一声退向两边，中间闪出约三步宽的大道。魏惠侯健步上前，在迎宾乐中大步走向周天子，跪下来，仅只一叩一拜，朗声说道：“魏罍叩见陛下！”

周显王心头一沉，口中却道：“爱卿请起！”

魏惠侯却不起身，仍旧叩在地上。周显王面色微变，重复一句“爱卿请起”，魏惠侯仍然不动，只是叩在地上。周显王扫视众侯，竟是没有理他，所有目光似乎都落在魏惠侯身上。周显王迟疑有顷，只好起身走下，亲手将魏惠侯扶起。

看到这个场面，满座诸侯面面相觑，表情各异。

周天子携着魏惠侯之手走至座位，二人同时落座。迎宾雅乐止。陈轸击掌，公孙衍与另一个侍酒步入行辕，依序斟酒。

看到酒已斟好，魏惠侯故意用力咳嗽一声，众公侯无不抬头朝这里望来。

年近五十的魏惠侯身材高大，壮实得像头公牛，一张方脸不怒自威。在他上位，比他年轻十岁的周显王看起来则像一个文弱书生，脸上的僵硬微笑更是难掩他内心深处的惶恐。

魏惠侯又是一声咳嗽，朝诸侯背后不远处两排武卒扫去一眼，脸色故意一沉，大声责问：“陈轸，这些武士是怎么回事？”

陈轸叩道：“君上，是上将军担心天子安危，特来护驾的！”

魏惠侯厉声喝道：“上将军何在？”

公子卬朗声道：“末将在！”

魏惠侯声色俱厉：“今宵天子赐宴，君臣尽欢，你弄这些武士站在那里，岂不是大煞风景？还不退下！”

“末将遵命！”

公子卬转身，摆手，与众武士退出。

魏惠侯坐直身子，目光扫过十二列侯，微微一笑，抱拳致歉道：“时势纷乱，诸位公侯都是金贵之躯，更有天子陛下龙体亲临，魏罃诚惶诚恐，唯恐出现些微差错，因而责得严些。不想他们谨慎过度，反让诸位受惊了！”

十二诸侯互望一眼，谁都明白，因而谁也没有说话。

魏惠侯再次抱拳致礼：“承蒙诸位看得起魏罃，不远千里光临孟津，魏罃领情了！”

十二公侯见状，只好抱拳还礼。真正的东道主周显王却被搁在一边，表情极是尴尬。

魏惠侯只作不见，举起酒爵道：“诸位公侯齐集孟津，天下归心，实为百年来一大盛事，可喜可贺！值此吉日良宵，魏罃权借天子御酒，向诸公致谢！”

言毕，魏惠侯扬脖饮尽。

众人互望一眼，皆是惊异。楚太子熊槐大声咳嗽一声，跟着连清几次嗓子。赵肃侯、燕文公也跟着咳嗽数下，座中一时杂音四起。

田辟疆将头转向韩昭侯，低声问道：“辟疆初次朝王，不知礼数。请问韩侯，今日之酒，第一爵该此人喝吗？”

韩昭侯微微摇头，轻声说道：“按照惯例，天子赐宴，第一爵当由天子端起，敬天，第二爵祭地，第三爵与我等共饮！”

田辟疆点头道：“谢韩侯指点！辟疆三岁即知有喧宾夺主之说，直到今日才晓其意！”

韩昭侯正待接话，魏惠侯锐利的目光横扫过来。韩昭侯的嘴巴略动一下，没敢吭声。魏惠侯的目光越过众侯，刷地射向坐在最末位的卫成公。卫成公打个寒噤，颤手端起酒爵，率先喝下。魏惠侯满意地点点头，逐个扫向宋、义渠、鲁、中山、陶、陈等小国君主，众人纷纷端爵饮下。

当魏惠侯的目光扫向年过花甲的燕文公时，文公思忖有顷，端起酒爵，目光转向显王，朝他微微点头，将爵在几案上连磕三下，一饮而尽。不待魏惠侯目光扫来，赵肃侯、韩昭侯各自端起酒爵，效仿燕文公，各处目视周显王，将爵在几案上连点三下，然后饮进。坐在两边首席的齐、楚两国太子，既不看天子，也不睬魏惠侯，顾自相视一笑，端爵朝空中彼此遥祝一下，各自饮下。

举座之中，只有周显王没有端爵，只如木头一般呆于几后。

魏惠侯的目光迅速投向显王。周显王将万般苦涩化为一个干笑，举爵于唇边，轻啜一口，置爵于几案上。

两位侍酒赶忙上前将所有酒爵再度斟满，退到一边，候立在那儿。

魏惠侯不无满意地微微一笑，抱拳道：“魏罃谢诸位赏脸！魏罃还有几句闲言，也望诸位垂听！”

全场静寂，所有目光尽皆投向魏惠侯。

魏惠侯轻咳一声，朗声说道：“诸位公侯，七百年前，就在这儿，就在前面不远处的土丘上，周武王会盟天下八百诸侯，誓师伐纣。想那周武王何以能够会盟八百诸侯呢？因为他有德行，因为他有才具！古有遗训，天下唯德才兼具者得之。纣王失德乏才，故失天下。武王德才兼备，故得天下！诸位公侯，今日我们故地重温，回首当年之事，能无感慨吗？”

此话等于当众宣布周天子无德无才，谁都可以取而代之。因而，魏惠侯话刚落地，周显王顿觉满面羞红，勾下头去，悄悄拿衣襟拭泪。

韩昭侯轻碰一下坐在身边的田辟疆，阴阴说道：“听明白了吗？魏侯德才兼具，天下应该归他！”

田辟疆扫一眼魏惠侯，鼻孔里冷冷地哼出一声，别过脸去。熊槐目光炯炯，直视魏惠侯，大声发问：“请问魏侯，方今天下，何人德才兼具？”

魏惠侯将目光转向熊槐，微微一笑：“是有一人，但不是你楚国大太子熊槐！”

熊槐冷冷说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此人当是魏侯你了！”

魏惠侯爆出一声长笑：“哈哈哈哈哈，德才兼具者可兴王业，可主天下。魏罃才浅德薄，何堪当此重任哪！再说，即使魏罃真有此能，总也不好自己夸口吧！”

身为诸侯，竟然当着天子之面大谈王业，真也亏他说得出口。众人正自面面相觑，魏惠侯话锋一转：“不过，天下真还就有这么一人，他自以为德高望重，才华盖世！”

众侯陡地一惊，不约而同地转向魏惠侯。熊槐朗声问道：“请问魏侯，此人是谁？”

魏惠侯收起微笑，一字一顿：“秦公嬴渠梁！”

众人再次面面相觑。韩昭侯再碰一下田辟疆：“看到了吗？绕来绕去，总算绕到了点子上！”

魏惠侯敛起面孔，声音渐次严厉：“今日诸侯朝王，天下归心，君守君道，臣守臣纲，可谓黎民洪福。唯独关中秦公妄自尊大，既不躬身前来，亦不道明因由！这是什么？这是蔑视天下！这是目无天子！这是以下逆上！这是违背天道伦常！”

魏惠侯一连串扣下如此之多的大帽子，且其声音越说越高，面色越来越震怒，这是在场诸公谁也不曾料到的。向以胆小怕事著称的卫成公似乎吃不消他的一连串雷霆之问，两手打颤，几案上刚刚倒满的酒爵被他碰翻在地，酒水洒落一身。

坐在他身边的赵肃侯镇定自若地伸手拾起酒爵，在几案上摆正。公孙衍急忙上前，重新斟满。

燕公、鲁公等端坐于位，眼睛微闭，似乎什么也没有听见，什么也没有看见。

几个小国君主神色不安地望向魏惠侯，生怕雷霆之怒降临在自己头上。田辟疆的目光鄙夷地射向卫成公，鼻孔里哼出一声。

魏惠侯却对卫成公的快速反应甚是满意，目光逼视过来：“请问卫公，秦公居心叵测，冒天下之大不韪，是否当由天下共诛之？”

惊魂未定的卫成公自是受不住此问，当下语无伦次：“姬速不——不——是——”

魏惠侯微微一笑，态度和蔼：“卫公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”

卫成公越发慌乱：“我——我——是——是——”

魏惠侯的目光十分满意地离开卫成公，逐一扫过众人，见无人出头，点了点头，目光落在周天子身上：“秦公目无陛下，有违伦常，卫公认为秦公是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其罪当诛，陛下以为如何？”

原本心乱如麻的周显王冷不丁吃此一问，更是惊惶失措，环顾左右：“这——”

魏惠侯声色俱厉，目光如剑：“秦公早生不臣之心，人神共怒，卫公认为其罪当诛，陛下以为如何？”

周显王越加惊慌，额头汗水浸出，拿衣襟连擦几把，嗫嚅道：“爱——爱卿意——意下如何？”

魏惠侯将语气加重，身子前倾，目光直逼显王：“是魏罃在问陛下！”

自登基以来，周显王何曾见过臣下如此对他说话，情急之下，竟是呆了，连舌头也似僵在口中，好半天方才结结巴巴挤出两个字：“当——当诛！”

听到此话，魏惠侯似乎终于想起臣道，缓缓离开座位，正正衣襟，走到周天子前面，叩拜于地：“陛下圣明！魏罃愿领正义之师，择日伐秦，以正天道，奏请陛下恩准！”

周显王再次环顾左右，见无人接应，只好应道：“就——就依爱卿所奏！”

魏惠侯朗声说道：“魏罃领旨！”

魏惠侯起身，重新走到与天子并列的位置上，坐下，扫视一圈，缓缓说道：“诸位公侯，魏罃受天子之命兴师伐罪，征讨秦贼，还望各位鼎力相助，有力出力，有钱出钱。具体数目就由敝邦的上大夫陈轸统一协调。魏罃不多说了，望诸位在会盟大典过后，各自按照约定，筹齐粮款兵员，共诛失道之秦！”

众侯面面相觑，没有一人应声，但也没有一人出头反对。

魏惠侯如变魔术般换成一副笑脸：“来来来，今宵花好月圆，诸位应当尽兴畅饮才是！上大夫，歌舞侍候！”

陈轸志得意满地说：“微臣领旨！”

陈轸摆手，音乐响起，舞伎入场，舞的是武王伐纣凯旋归来后由周公亲自编创的《大武》。这首歌舞主要表现武王克纣的丰功伟业，大凡朝王盛典均要演奏。这是例行曲目，原本无可厚非，但这日仍有一点不同寻常，就是所有持戈、持戟的大周兵卒是清一色的魏国武卒装饰，而商纣王的士卒穿的则是秦服。显然，魏惠侯借机伐秦是蓄谋已久了。

天子赐宴突然变味为誓师伐秦，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事。虽说战火没有烧到自己头上，但魏惠侯的霸道做派却使众公侯心中难平。原

本六曲的《大武》刚刚舞至第二曲，田辟疆拉上熊槐率先离席。其他诸侯见状，也都纷纷辞席。魏惠侯似乎早已料到这一结局，十分客套地送走诸侯，折身返回自己的行辕。

公孙衍脱身出来，急急回到相国帐篷，将宴会之事一五一十地转述给白圭。白圭边听边皱眉头，大声道：“真是昏头了，君上这是自毁长城哪！”

公孙衍急道：“主公，眼下可有解救？”

白圭沉思良久，终于摇头叹道：“老朽早就忖知事情会朝这儿走！三个月前陈轸提到孟津朝王，我就在心里犯嘀咕。不想君上非但全听进去，还似铁了心。唉，这几年来，自从陈轸做起上大夫，君上越发想得多了。”

“此人别有用心，主公您得提防一点！公孙衍听说，他一直在瞄着您的位子呢！”

白圭冷笑一声：“哼，他要做相国，眼下还早了点！走，老朽这就面见君上去！”

魏国行辕里，魏惠侯的贴身内侍、宦臣毗人侍候惠侯脱下裘衣，刚刚扶他坐下，上大夫陈轸、上将军公子卬也跟进来，叩拜于地。

魏惠侯显然兴头正盛，亲手扶起二人：“陈爱卿、卬儿，快快请起，寡人正欲召见你们呢！”

二人落座，陈轸奏道：“方才君上气势如虹，威震诸侯！反观周王，唯唯诺诺，抖抖索索，哪有半点天子气度？”

“唉，”魏惠侯故意轻叹一声，“寡人这也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呀！”

“君上，依微臣看来，大周王气，似已尽了！”

魏惠侯沉思有顷：“爱卿不可乱语。伐秦之事，诸侯可有议论？”

“秦人触犯天威，诸侯皆曰该伐！”

魏惠侯的嘴角边却蹦出一丝冷笑：“哼，他们哪里想伐，不过是想浑水摸鱼而已！不瞒爱卿，此番孟津之会，寡人心里所想，就是寻个把柄收拾秦公，同时也为天下立个规矩。不想把柄尚未去找，秦公自个送上门来了！”